

禪宗三祖僧璨大師及其《信心銘》淺說（一）

王家軒

刊載於「美佛慧訊」154 期 2015 年 1 月

《信心銘》是禪宗三祖僧璨大師（北魏～隋，西元六世紀初～606 年）的悟道精髓，也是漢傳佛教禪宗修道的重要指引。西元五、六世紀間，真常唯心的經論與大乘禪觀傳入中國，南天竺菩提達摩從西方傳來禪法，以一印之法，密印於眾意，示人以諸佛心要，發展、演化成為禪宗。《編年通論》¹ 說：時人疑而未思，並未廣為信受，傳法於二祖慧可後，雖然漸被接受，但人思而未修，依之修者有限，傳於三祖僧璨，真如法味日漸月漬，才逐漸有信解行證，再傳於四祖道信，領眾五百弟子，開展禪院的團體共修，聖嚴法師說其為禪思想和修證的觀法上，「到達把禪解釋成為體驗的和精神的，並以此作為修行觀法的程度。」²

僧璨大師 傳法因緣

根據《景德傳燈錄》³ 卷 3 所載，僧璨大師初見二祖慧可時為居士身，當時已四十多歲（北齊天保二年，西元 551 年，由此推算世壽約九十多歲），生平不詳（根據《編年通論》或說是徐州人）。因身纏風疾，請二祖為之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今見二祖已知是僧，所以問何為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居士於言下大悟，說：「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悟罪性皆從心生，還從心滅，明心之本不在內外中間，當體空寂，覓罪了不可得；心性本空，諸法亦然，觀心無心，法不住法，佛、法無二，三寶皆如。二祖深為器重，即為剃度，取法名僧璨。

二祖付法傳衣後說傳法偈：「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六祖壇經》作：「本來緣有地，從地種花生，當本元無地，花從何處生？」），並開示「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二祖付法之後，於鄴都隨宜說法三十多年方終，世壽一百零七

歲)二祖傳法給三祖僧璨時，正逢北周武帝廢佛的法難，當時局勢動盪，僧眾被迫還俗，身負道統衣鉢傳法的重責大任，必須隱姓埋名，於是與二祖同隱於舒州的皖公山(安徽省天柱山)，後來辭往太湖司空山隱居，居無定所，十多年不為人知。八十多歲時(隋開皇十二年，西元592年)，十四歲的沙彌道信，來禮師乞與解脫法門，三祖承續達摩禪法的宗風，回答問題時每從反詰問處著手，於是反問道信：「誰縛汝？」使你無法解脫？道信答：「無人縛」，沒有人束縛我，三祖又說：「既無人縛，何更求解脫乎！」既然本自無縛，沒有人被束縛，還尋求什麼解脫！只要迴心返照，不從他求，心無罣礙，就解脫自在，沙彌道信聽了言下大悟。

三祖九十多歲時，知道因緣已成熟，傳法給四祖道信大師，開示《法華經》「會三歸一」的一乘法義，為四祖說傳法偈：「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六祖壇經》作：「花種雖因地，地上種花生，花種無生性，於地亦無生。」)後往嶺南羅浮山優游兩年回到原址，為四眾說完心要法，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楞伽師資記》⁴記載三祖入滅前說：「餘人皆貴坐終，嘆為奇異，余今立化，生死自由。」一般人以坐著入滅為希有難得，而當以站著入滅，以示生死自由，說完就以手攀樹枝立終。唐代宗大曆七年諡鏡智禪師(或作鑑智禪師)，建覺寂塔於山谷寺(安徽天柱山三祖寺)。

僧璨大師 法脈傳承

自從達摩祖師大意傳來中國，以《楞伽經》四卷密傳法印，禪風漸由文字教法禪(達摩之前的三傳：1. 後漢安世高的禪淨雙修，2. 後秦鳩摩羅什的禪學思想，3. 東晉覺賢的專修禪觀，譯出《六十華嚴》，禪法結合華嚴思想)轉變為不立文字的證法禪。再經由南頓北漸分河飲水，宗風轉變後，已非三傳的教法禪或達摩的證法禪，而是慧能大師的頓悟禪。東初法師在《中國禪宗歷史之演變》⁵說：「六祖以前之中國禪宗，乃印度禪非中國禪，六祖以後之中國禪宗，乃中國禪非印度禪。」

禪宗從達摩祖師以來關於禪師們的事跡，通過「傳說」而由弟子或後人逐漸記錄流傳。法脈的傳承反映在禪法的方便施設與演變，佛法（禪）雖是自心的體驗（宗），卻仍可表示出來（教），印順導師在《中國禪宗史》⁶ 說：「佛法已成為現實（時空中）人間的佛法。指雖不是月亮，但確能引人去注意月亮，發見月亮。」

達摩禪經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而盛行，逐漸形成法脈的祖統說而重視師承。達摩傳二祖慧可，再傳三祖僧璨，最早見於唐貞觀十九年（西元 645 年）《續高僧傳》卷 25「釋法沖傳」⁷：「今敘師承以為承嗣，所學歷然有據。達摩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 可禪師後，絜禪師。」

雖然有近代學者懷疑三祖僧璨付法於四祖道信，這卻是五祖弘忍及其門下傳說所公認的事實。禪宗三祖、四祖到五祖弘忍大師的法脈傳承，最早見於唐永昌元年（689 年）《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碑（簡稱《法如行狀》）⁸：「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達摩，紹隆此宗，步武東鄰之國，傳曰神化幽跡，入魏傳可，可傳絜（璨），絜傳信，信傳忍。」

相關記載也見於以下典籍文獻：

(1) 唐 景龍二年（708 年）釋淨覺集《楞伽師資記》：「承達摩禪師後，其可禪師。..... 承可禪師後，其絜禪師。..... 唐朝蘄州雙峯山道信禪師承絜禪師後。..... 雙峯山幽居寺大師，諱弘忍，承信禪師後。」

(2) 唐 張說撰（708 年）《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簡稱《大通禪師碑》）⁹ 說：「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

(3) 唐 杜朏撰《傳法寶紀》¹⁰（713 年）序：「唯東魏惠可，以身命求之，大師傳之而去，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

(4) 唐永泰元年（765 年）《神會塔銘》¹¹：「自佛法東流，傳乎達摩，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

(5) 唐大曆七年（772 年）獨孤及撰《賜諡碑》¹²：「禪師號僧絜，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慧可大師。」

(6) 唐 圭峰宗密禪師《圓覺經略疏鈔》¹³ 卷 4:「達摩至此方當第一，慧可第二，僧璨第三，道信第四，弘忍第五，慧能第六。」同樣法脈傳承也見於其《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的圖示。

(7) 唐大中九年(855年)裴休撰《唐故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并序》(簡稱《圭峰禪師碑》)¹⁴:「自大迦葉至於達摩，凡二十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為六祖。」

(8) 宋 釋彥琪撰《證道歌註》¹⁵:「初祖自西竺傳衣東土以表其信，至曹溪六祖其道已行，便不傳衣唯傳法也。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即曹溪六祖大師。」

傳承代表了法脈的延續，同時也印證了禪者修證經驗的可靠性。聖嚴法師在《明末佛教研究》¹⁶說:「禪宗的重視傳承，本來是為了防止濫冒，所以要由傳承明確的明師，給予勘驗及印可之後，始得成為正統正式的禪法的繼續傳授印證者。」

(請參見筆者整理的附表:「禪宗【西天/東土】法脈傳承表」)。

僧璨大師 修證內容及方法

僧璨大師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但我們還是得從大師對於悟境的文字反映(悟後所說的法語)，嘗試體會其修證的內容及方法。有關三祖教法的文字記錄有:

(1)《信心銘》一卷傳世，對禪宗初期思想的形成，影響顯著，也見證了一位大師在動盪的年代中，如何盡其最大的努力來護法、弘法。

(2)《楞伽師資記》所載，對四祖道信開示《法華經》「會三歸一」的一乘法義:「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知聖道幽通，言詮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見聞之所不及，即文字語言，徒勞施設也」。

(3)默照禪法的觀點:唐代宗大曆七年，舒州刺史獨孤及撰《賜諡碑》中的「寂照同修」:「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及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

(4) 華嚴圓教觀¹⁷：僧璨大師雖為《楞伽經》絕想一乘（頓教）的傳承者，但其教法也含有華嚴別教一乘（圓教）的思想。

《景德傳燈錄》卷 30，有「傳大士《心王銘》，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的記載。另見於《聯燈會要》卷 30、《五燈會元》卷 1、宋《宏智禪師廣錄》卷 9、《碧巖錄》卷 1、《釋氏通鑑》卷 6、元《佛祖歷代通載》卷 10、《釋氏稽古略》卷 2 等，都記載了《信心銘》為僧璨大師所作。清 祥符寺釋紀蔭撰《宗統編年》¹⁸，提及隋大業元年（605 年）三祖「自羅浮山還，著信心銘」等語。

或有一說，認為《信心銘》是四祖道信別傳的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所作。印順導師在《中國禪宗史》¹⁹ 提到《信心銘》為三祖僧璨所作，只是唐代江西洪州宗方面的傳說（見《百丈廣錄》），如依江東永明延壽禪師所傳（見《宗鏡錄》），《心銘》是初傳本，《信心銘》是後人精治本，都是牛頭法融禪師所作。

《楞伽師資記》所載三祖「不出文記，祕不傳法」，又說「文字語言，徒勞施設」，四祖道信奉事三祖十二年，寫器傳燈，一一成就，三祖為其印可。如據上文來推測，四祖寫器傳燈，深知教外旨，終藉文字傳，《信心銘》也許是四祖對弟子法融禪師的付囑開示，或也影響了《心銘》。

《信心銘》作者的爭議，暫且留待更多的古物文獻出土來考證，這裡依《景德傳燈錄》所傳，三祖僧璨大師作的《信心銘》，來淺說其修證內容及方法。

《信心銘》自心起信 銘印在心

佛教說信佛法僧三寶、信三世輪迴、信因果業報、信四諦緣起、信究竟解脫。「信心」就是維摩詰居士所說的「直心」（誠直心），深信眾生具足六祖慧能大師說的「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的真心（真性的全體顯現），也就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佛心。經藏開頭「如是我聞」的「如是」表示信心，因為相信所聞皆如。《大智度論》卷 1 說：「佛法大海，信為能入」，佛法甚深，有誠直的信心，才能

虛心領會。晉譯《華嚴經》卷 6 說：「信為道源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除滅一切諸疑惑，示現開發無上道。」《菩薩瓔珞本業經》卷 2 說：「一切眾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為本。」於佛法僧三寶生清淨信心（菩提心）是一切佛道根本。

印順導師在《佛法概論》p.185 ~ 186 中，將對於三寶的「信心」分成信順、信忍、信求、證信四個階次（聖嚴法師分成仰信、解信、證信三個層次）。修行始於由尊敬仰慕而起仰信，純淨無私的「信順」三寶，信則所聞之理會，順則師資之道成，依此而對佛法進求深刻的理解，生起正見堅定的「信忍」，由於見得真實，信得深切，發起實現這淨信所願所行，精進修學的「信求」，經實踐而體證真理，證悟了所信，達到淨心與正智合一的「證信」。在「證信」之前，三寶在心外，佛是佛，我是我，開悟後的信智合一，親證三寶都在自己心中，佛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而是現實人間直下可以體現，本來就具足，就在日常心行中。晉譯《華嚴經》卷 8 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知一切法，真實之性，具足慧身，不由他悟。」是圓頓教相的初發心，與圓滿成就的無上菩提心，相即相融。「開悟的楞嚴，成佛的法華」，開悟前念《楞嚴經》《法華經》，都是心外之物，開悟後再念，則如是自己心中所流出的「法界等流」。

僧璨大師傳自達摩祖師以《楞伽》印心的禪法，迴絕名相、境空心寂、超越能所、體露真常，如《大乘入楞伽經》²⁰ 卷 4 說：「離一切諸見，及能所分別，無得亦無生，我說是心量。」，真常唯心（諸法實相心）禪法的「信心」，是深信自心是佛，即心是佛，即心即佛，信自己的心和諸佛的心，平等平等。但自心本無心，無心何所信？《宗鏡錄》²¹ 卷 26 說：

「無信心中能見佛，若有一法可信，即是邪見，一切不信，方成其信。」，在無分別智證悟中，一切法不可得，若想契入此真心，則必須遠離分別戲論，透脫妄識牢籠，以無所得而入道，無所住而生心，無心所以明心，無性而言見性。《信心銘》強調「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的境界，聖嚴法師在《信心銘講錄》²² 指出：「三祖僧璨是從徹悟的觀點，來開示尋求真心的

修行者，指引修行者，如何把凡夫的分別心，轉化為佛的無分別心，如何由有入空、轉垢為淨。」《信心銘》全篇以此「信心」融貫始終。

《信心銘》經過一千四百多年的流傳，有許多不同的版本，部分詩文同義不同字，在此以日本慶安元年（約 1648 年）刊宗教大學藏本，收錄於大正藏第 48 冊為原版，另加註其他。《信心銘》為四言詩體，共 146 句，584 字，為了說明的次序，標示成 73 段，逐句探討，意有未盡，重述偈言，願有一句一偈，與仁者互策共勉。

僧璨大師《信心銘》

01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02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03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04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05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06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07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08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09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10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11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12 唯滯兩邊，寧知一種。13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14 遣有沒有，從空背空。15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16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17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18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19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20 不用求真，唯須息見。21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22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23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24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25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26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27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28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29 一空同兩，齊含萬像。30 不見精麤，寧有偏黨。31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32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33 執之失度，心入邪路。34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35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36 繫念乖真，沈昏不好。37 不好勞神，何用疎親。38 欲趣一乘，勿惡六塵。39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40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41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42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43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44 一切二邊，妄自斟酌。45 夢幻空華，何勞把捉。46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47 眼若不眠，諸夢自除。48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49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50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51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52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53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54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55 啟心平等，所作俱息。56 狐疑盡淨，正信調直。57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58 虛明自然，不勞心力。59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60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61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62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63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64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65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66 極小同大，妄絕境界。67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68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69 若不如是，必不須守。

70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71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72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73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01【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或作【惟嫌揀擇】）

至道即佛道，佛性本具，無作無取；揀擇是妄想分別，是世俗語言文字的邏輯比量，由分別而有煩惱與菩提的對立。修行最高的道不難，只要除去分別心，至道便現前。至道不假方便，若有道可修，則非第一義諦，而落方便法的第二義諦。修行本身就是目的，見則直下便見，更無二法，但在一切時中，直心平等，捨離識心的分別，以無所得而與至道相應。

偈言：「無難無易本具足，印心作觀無所得。」

02【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揀擇出於憎愛分別心，憎是厭生死、祛煩惱，愛是欣涅槃、趣菩提。《華嚴經》卷15：「生死非雜亂，涅槃非寂靜」，生死本來寂靜，何來繫縛？涅槃不離萬有，怎有寂靜？世俗義對生死妄見的雜亂，方便說有涅槃的寂靜，究竟義說生死繫縛、涅槃解脫，無二無別，但能拋棄憎愛，超越對立，則水清月現，也就是「不思善、不思惡」時，明見的本來面目。

偈言：「無二無別無憎愛，不落明白已洞然。」

03【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如果有絲毫誤解，以為不憎不愛就是，反又執取了但莫憎愛，執取唯嫌揀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至道就遠在天邊。弘一大師遺偈說：「執象而求，咫尺千里」，《楞嚴經》的「性覺妙明，本覺明妙」，稍有一念執著，便轉為無明業識。本來明白，擬心則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仍有過失，才毫髮要無事，早是事又生，一波才動萬波隨，無有了期。

偈言：「毫釐不差無毫釐，天地無隔泯天地。」

04【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希望至道現前，勿存喜歡的「順」與不喜歡的「逆」兩種相對的觀念。順逆分別就是我執我見，要須順也不見，逆也不見，理理事事，一時坐斷。《金剛經》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起順逆的念頭即無所住，而

生本具的清淨心即是得現前。諸法如如，本來現前，但有順逆，落於兩邊，以假遮真；順自順，逆自逆，因緣生因緣滅，順逆皆方便，聖性無不通。

偈言：「順逆不見亦不見，既無所住生無心。」

05【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揀擇、憎愛、順逆都是相對的心理衝突，違念起嗔，順心生貪，違順相爭即是無明煩惱；法本不生，一念違順生心，性本寂靜，一絲妄識起浪。眾生習以為常的「我愛」，執違著非相，執順著是相，非是相爭，所以心病；修道以無修為修，若執違順則有順違，徒增妄想攀緣，不得自在，是修行的大病。執著是違是順，是病非心，若能違順兩忘，是心非病。

偈言：「心本非心病非病，違順雙泯何心病。」

06【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或作【不識元旨】）

不能掌握至道的深意要旨——動靜當體即空不二；內心不斷衝突，執著於追求自心寧靜，心外求法，用盡心思也是徒勞無益。《六祖壇經》說：「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²³ 用功於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以為玄妙，反成癡狂；活潑的禪法，在平常日用中，隨時安定，隨時起動，觀心不執，即得即捨，知心如幻，了法非法，而無所著。

偈言：「玄旨既玄何處識，但捨無心成真心。」

07【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或作【無缺無餘】）

至道無在無不在，無大不充，無微不入，體周法界，吞吐虛空；本體自然，一切現成，雖生萬法，了本性空，圓滿無缺。稱法界性，在聖作聖而不增，在凡作凡而不減，依體起行，於善修而無修，於惡斷而無斷，而無所不修不斷。起心動念，用心用事，反而不足，若能信心具足，於一切境緣上，不疑凡聖、有無、自他，直用直行，即入真如平等虛空。

偈言：「非虛空是名虛空，非圓滿而示圓滿。」

08【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或作【良由取舍】）

佛法智慧是自心的顯現，本自具足，在在皆有，不可更取，在在皆無，不可更捨，但因憎愛而有取捨，於是有為有作，動心執取，不與真如本性相應，起生死心，不得解脫。《楞嚴經》說：「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本來清淨無物，硬是頭上安頭，原是不垢不淨，攪成渾水濁源。真如無動，動則落於三界，纏綿死生，實際不變，不變則自然解脫，亦無罪福。

偈言：「有取有捨有生滅，無心無動無真如。」

09【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至道無為，執有、執空都是有為法，都是揀擇、是取捨。《心經》說：「無智，亦無得。」無能證、所證，以無所得故，行六度萬行而不住，證畢竟空性而無得。有緣是生死業根，顛倒識性，迷空以為有，不逐有緣，則淨灑灑，晴空萬里；空忍指偏執於頑空的境界，泯有以為空，強為究竟。若處有不有，居空不空，則通達「妙有不有是真空、真空不空是妙有」。

偈言：「有緣可逐空亦有，空忍不住空亦空。」

10【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平懷」是不住空有，有空平等不二，既悟一切平等，分別對立不勞用心而自盡，情忘執謝，本自如如。《華嚴經》說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萬法一如，煩惱等於菩提，等於月亮，等於喝茶，..... 等於平懷，如虛空「空闊莫涯」、「廓然無聖」，如圓鏡「應物無念」、「寂然無作」，一心、一境、內外、時空、凡聖、染淨不存，不存亦不存。

偈言：「相對不存泯絕待，平等不二無高下。」

11【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自性本無動搖，沒有起伏、沒有分別，以平常心觸事對緣，自在無礙。平懷本已安心，只因信智不足，但見自心攀緣，妄想令心不動，壓抑反而使心動得更厲害。動是妄動，止亦妄止，「止、動」都是分別妄念，以妄止妄，念念相續，如火上加油。至道本無止，而無不止，非止動而後止，動性本空，起用即動，當體即止，止性亦空，止動不二，不止亦不動。

偈言：「妄念自起且自滅，無事生事錯用心。」

12【唯滯兩邊，寧知一種。】（或作【惟滯兩邊】）

如果停滯於動靜、能所，惑於兩邊，不識諸法本如，不屬相對，怎能體會一種平懷的平等真義。真如本體平等，超出因果，離諸對待，貫通古今，不立凡聖，如虛空遍一切處，非動非靜，無能無所，不生不滅，湛然

常住。從本已來，性自具足，若能於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不加用心，心心永寂，無住生心，生心無住，二無所著，頓入一真法界。

偈言：「即動即靜說動靜，一應萬變而常寂。」

13【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至道一如，空有不二，空即有，有即空，非滅有而顯空，非填空而成有，但是，凡心易惑，智火難燃，執著實有實空，動靜皆二，不能如實見空有的真義。空空有有，執取兩邊，而立中道，又成中中；一不成二不是，這個不是，那個不是，真俗二諦徒勞無功。圓悟克勤禪師說：「識得一，萬事畢，透得一，無阻隔。」²⁴ 一處通，兩處通，處處皆通。

偈言：「動靜空有一種通，處處皆通空假中。」

14【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妙有真空，真空妙有，空有並成並滅。行者想排遣「有」的執著，不知無「有」可遣，遣有即迷有，排遣心本身也是有，反而陷入重重「有」的泥淖；用心追求「空」的境界，不解能求的心、所求的境界當體皆空，反而背離「空」。想否定有法，已先肯定有的存在，空若可得反成為有，又誤解了空性的真義。「止動」即遣有，「歸止」即從空，二法皆空。

偈言：「有是妄有空自空，有空一家怎分明。」

15【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若用邏輯推理來探討至道，在語言文字相中打轉，找理由為自己的偏執辯解，既使所言所慮皆正法，還是世智辯聰，偏離至道愈來愈遠。語言、文字、思維在修道上，都是虛妄的意識分別，是修行的方便工具，而非目的，如搭橋過河，過後捨橋也捨河，才能渡無量的河。勝義諦中無分別、無戲論，遠離一切言思，不可說為若凡若聖，佛、道也不可執。

偈言：「默然無心離相應，密用開發遠言思。」

16【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口欲言而詞喪，心將緣而慮亡，直心修行，能修、所修、所緣各個放下，放下的心也放下，到最後無方法、無念頭，本來面目忽然現前，十方圓明，盡虛空遍法界，無所謂處非處，也無所謂通不通。達摩祖師以壁觀

教人安心：「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²⁵ 外息諸緣則忘其言，內心無喘則絕其慮，雖可入道，仍為方便，捨得方便才能向上。

偈言：「語默皆如慮非慮，大道如空何處通。」

17【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若能絕言絕慮，步步剝落，放下過去的方法，放下已有的修行體驗，愈剝愈光，明識自家本心，得到大自在、大智慧所顯空有不二的宗旨；反之，若隨著觀照所緣流轉，陷於現象中的得失，執取有心可安，定法可悟，反而失卻了本源。問「祖師西來意」（達摩禪法）時，已落牛角尖，心未放下，所見皆非，心若不執，佛法現成，無所不在，放眼即是。

偈言：「舉目不見誰是我，卻怨浮雲遮望眼。」

18【須臾返照，勝却前空。】（或作【須臾反照】【勝卻前空】）

剎那間不斷不隨，直下返照自性，體會空不自空，有不自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無能破之空，亦無所破之有，因妄心故空故有，一念迴光，兩邊不住，即心即空即有，無一情可用，情執既消，空有俱寂，真空妙有，勝於前述住於「空忍」、「從空」用功的偏空了。馬祖道一禪師說：「一念返照，全體聖心。」²⁶ 穿衣吃飯、起心動念，盡在法性三昧中。

偈言：「本無返照何來勝，空有雙泯又返源。」

19【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龍樹菩薩《中論》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因緣具足，和合生萬法，離因緣無萬法，所以法無自性，無自性故、為度眾生故，假名說空，但若執空，空又成有，所以說空也空。斷我法執，證我法空，「遣有」到「從空」的轉變，本是修道過程，但若執取過去體驗，執著實有得空，執念畢竟空中生能空所空，則落虛妄之見，轉清淨心成意識分別。

偈言：「雖已破有又著空，有空空空畢竟空。」

20【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或作【惟須息見】）

《金剛經》說：「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佛性是全體，如來遍虛空，不屬任何相，如何執取！放下對現象界的執著，自性如來就會顯現。眾生本是真如，見著有真，真又成妄，一心企盼開悟，祈求真心顯現，反

而不與佛性相應；要能即相而離相，不否定相，也不著相，無我執，也無非我執，離去一切凡聖、生死、有無、能所的妄見，無求而自然悟道。

偈言：「純真現成作麼求，有求無求皆虛妄。」

21【二見不住，慎勿追尋。】（或作【慎莫追尋】）

相對的「二見」分別心，憎愛、動靜、有空、真假，本是一體，非性有別，因所見成差別。捨不了假，成不了真，捨不了真，也捨不了假，如此矛盾循環，原地打轉，徒然障礙修行。起心動念是分別妄心，刻意不思不念，或想除去妄心的心，都是二見分別。鏡本無心，對境顯物，鏡不是物，物也不入鏡，鏡物雙泯，本來無物也無鏡，既然真無，何用假有。

偈言：「法本無法何所住，既無所住絕追尋。」

22【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或作【才有是非】）

用心追尋至道，就有是非分別，剛剛生起一點是非心，剎那間就迷失了真如本心。真如本自寂然，無是無非，心平不語，水平不流，若有一絲一毫動念造作，落於是非；心隨境界流轉，開眼則心念紛飛，閉眼則魂縈夢牽，如風中飛絮，飄浮不定。般若無知，豈有是非，正因為無有是非，離一切有無、大小、遠近相對的障礙，所以無有邊際，而無所不知。

偈言：「且看未有是非前，不思善惡者是誰。」

23【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清涼澄觀大師說：「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²⁷ 一生萬法，萬法歸一，所謂歸一，非真有歸一，是假名歸一；萬法唯心造，心性本空，空空皆如，如何歸一。若有所悟，必有能悟，能所不滯即平等，平等如一，執一又成二；能即所，所即能，故說平等平等。即諸法見平等相，所有相皆是虛妄，方便說一；即諸法直以見性，所有相皆是實相，無一無二。

偈言：「真妄二心不須除，自心說一亦無住。」

24【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悟得「一心」，小我融入大我，與宇宙萬有合一，可是一有全體的概念，又起對立。諸法不自生、不自滅，有心有生滅，不生則諸法常住；放下此「心」的攀緣執著，不生妄想分別，就能無心而明心，見心生之前的

本來面目。知而不受，任其自然，與無上菩提相應，萬法無生無滅，煩惱迎刃而解，如龐居士說：「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²⁸

偈言：「一心不生見萬法，萬法無一亦無二。」

25【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無心」見性，悟入禪境，一念生滅皆不起，不起的心也無，無法可執，就無執著於法的過失，萬法既無，不需起心動念對治，不動亦不著心。既然無咎則萬法自然消逝，諸念不生則一心寂淨，法全消心至寂，以無所得而悟得諸法實相。發菩提心不著心相，行菩薩道不執道行，如虛空無所住，法不著心，心不著法，不相觸、不相背，心法兩忘即入道。

偈言：「不動不著亦不住，捨生忘心無所得。」

26【能隨境滅，境逐能沈。】（或作【境逐能沉】）

能觀智的心、所觀境的法互為因緣。境因心起，心隨境轉，無論善、惡念，都有相對應的境界生起，境界不離貪、瞋、癡，苦惱隨之相纏；心因境生，不隨境轉，境而無境，無境無心。心無念而境空，境空則能了的心亦隨之空；境無相而心寂，心寂則所顯的境亦銷沈。能境相即相在，互攝互融，以智證理，理智冥符，本覺自現，如日自照，非由能所。

偈言：「能觀所觀皆有觀，無能無所觀非觀。」

27【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境故能，能仗境而有，境托能而顯。一心萬法，有而不有，法外無心，奪人不奪境；顯而非顯，心外無法，奪境不奪人。《中論》說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以有能知的心，方成所觀的境，心全是境；莊嚴劫毘舍浮佛偈：「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以有所觀的境，方成能見的心，境全是心。

偈言：「在心全心境非境，在境全境心非心。」

28【欲知兩段，元是一空。】（或作【原是一空】）

《楞嚴經》說：「常住真心，性淨明體。」若不了知，妄立能所，則迷於自心所現。能知心、所知境皆為假相，依緣而起生滅影像，本性空寂，如水中樹影，影像依岸邊樹顯，岸上樹由心動而見，此心因樹、水、時、

空、光照而起，心、境皆由因緣和合故有，緣散則無，想要緣境修心，當下體悟二者皆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亦復空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

偈言：「人境俱奪捨無心，真心假心皆一空。」

29【一空同兩，齊含萬像。】（或作【齊含萬象】）

心不異法，無作而作，法不異心，作而無作，於不奪人、不奪境而奪其人境。一空等於能境，也等於境能，同能同所，同心同境，同時包含宇宙森羅萬象，萬象如瀑流相續，宛然安立。緣起性空，一切法性不二，空即是假，假即是空，空假不二名之中道；真空泯一切法，假有立一切法，中道統一切法，萬法即空即假即中，照用同時、或照或用，圓融無礙。

偈言：「人境俱不奪性空，照用不同時隨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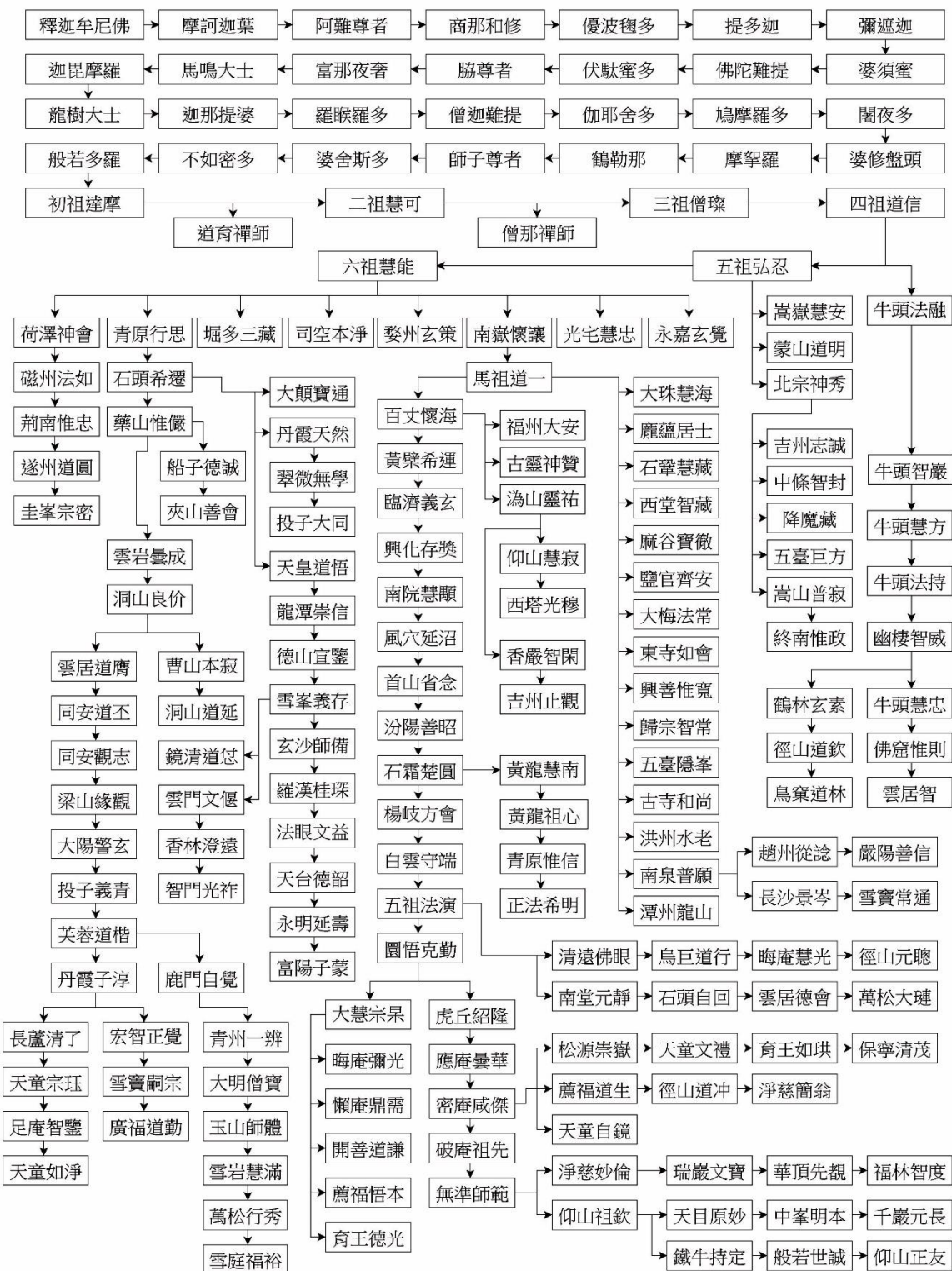
-
01. 宋 祖琇撰《隆興編年通論》卷 18 (卍續藏 75,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97a13)。
 02. 聖嚴法師譯《中國佛教史概說》，收錄《法鼓全集》第二輯，1999 年 12 月 p.128。
 03. 宋 道原撰《景德傳燈錄》卷 3 (大正 51,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220b24)。
 04. 唐 淨覺集《楞伽師資記》(大正 85,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1286b06)。
 05. 東初法師《中國禪宗歷史之演變》《海潮音》第 17 卷第 10 號，1936 年，p.51~57。
 06.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自序，1994 年 7 月，p. 7。
 07. 唐 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5 (大正 50,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666a03)。
 08. 現存河南嵩山會善寺遺址，收錄清光緒十九年 (1893) 陸耀通撰《金石續編》卷六。
 09. 《大通禪師碑》收錄清嘉慶二十四年 (1819) 欽定刊成《全唐文》卷二三一。
 10. 唐 杜朏撰《傳法寶紀》序 (大正 85,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1291a09)。
 11. 唐 慧空撰，1983 年 12 月，塔基清理時，出土於河南洛陽龍門的唐代寶應寺遺址。
 12. 宋《隆興編年通論》卷 18 (卍續藏 75,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97a13)。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鏡智禪師碑銘并序》收錄《全唐文》卷三百九十。
 13. 唐 宗密撰《圓覺經略疏鈔》卷 4 (卍續藏 9,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862a16)。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卍續藏 63,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32b01)。
 14. 宋 契嵩編《傳法正宗記》卷 9 (大正 51,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768c03)。
 15. 宋 彥琪撰《證道歌註》(卍續藏 63,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274b14)。
 16. 聖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收錄《法鼓全集》第一輯，1999 年 12 月，p. 16。
 17. 唐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 (大正 45,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482a12)。
五種一乘：別教一乘、同教一乘、絕想一乘、佛性平等一乘、密義意一乘。
 18. 清 紀蔭撰《宗統編年》卷 9 (卍續藏 86,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34b03)。
 19.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第三章「牛頭宗之興起」，1994 年 7 月，p. 114~115。
 20. 《大乘入楞伽經》卷 4 (大正 16,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609c07)。

21. 宋 永明延壽集《宗鏡錄》卷 26 (大正 48，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561a07)。
22. 聖嚴法師《信心銘講錄》，收錄《法鼓全集》第四輯，1999 年 12 月，p. 7。
23. 元 宗寶編《六祖壇經》「坐禪第五」(大正 48，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53b08)。
24.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 8 (大正 48，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750b09)。
25. 《少室六門》第三門「二種入」(大正 48，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69c20)。
26.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語錄》(卍續藏 69，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02c07)。
27. 唐 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 (大正 35，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503c10)。
28. 唐 于頔編《龐居士語錄》卷 3 七言詩 (卍續藏 69，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附表】王家軒 整理 2014 年 5 月 23 日

禪宗【西天/東土】法脈傳承表

王家軒 整理 2014年5月23日



【參考資料】

- ① 唐 釋道宣 撰《續高僧傳》
- ② 宋 釋道原 撰《景德傳燈錄》
- ③ 宋 釋悟明 集《聯燈會要》
- ④ 宋 釋普濟 集《五燈會元》
- ⑤ 明 釋居頂 輯《續傳燈錄》
- ⑥ 明 釋通容 集《五燈嚴統》
- ⑦ 清 釋超永 編《五燈全書》
- ⑧ 東初法師《中國禪宗歷史之演變》
- ⑨ 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
- ⑩ 聖嚴法師 著《禪門驪珠集》《禪門修證指要》《禪的體驗·禪的開示》、譯《中國佛教史概說》